



远
方
出
版
社



一
劍
光
寒
起
書
樓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忆文作品集

作品集

启 事

忆文全集由作者代理人委托远方出版社出版,已在上级主管部门登记注册,凡有盗印我社出版的,假冒署名的,剽窃、肢节忆文著作的作品,我社必提出诉讼,请法律部门进行严惩不贷。

作者代理人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于一凡
封面设计:新 天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作品集

书 目

慧剑断情丝
飞虹玉女
怒剑天雷
一龙三凤
魔面情圣
罗刹神龙
圣剑魔刀
飘零剑
飞刀醉月
冷面游侠
牡丹飘香一剑寒
豪侠娇女
血如夕阳红
木剑惊鸿
艳凤缚龙
飞音剑
一剑光寒起书楼
冷香谷
胭脂宝盒
侠盗玉麒麟
奇麟异凤
奇凤英侠传
血染大雪山
至尊狂想曲
飞羽令
杀人殿
冷雨香魂
元宝传奇

ISBN 7-80595-430-5



9 787805 954301 >



责任编辑: 于一凡

封面设计: 新 天

忆文武侠经典珍藏本

PDG

忆文作品集

——代(精品典藏武侠)序

武侠大师忆文，原名王益文，祖籍山东临清，从小爱读古典文学，特别喜爱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忆文性格好动，喜爱体育活动。他十八岁时考上大学，因家庭贫困，生活陷入困境，靠朋友帮助和外出打工就读于中文历史系。

在大学时期即酷爱文学创作，作品常发表在校刊及报刊上。毕业后，他曾在报社工作一年，因生活需要，开始写作武侠小说。

他自第一部《飞羽令》起，接二连三推出新作，共创作四十多部武侠巨著，有许多被香港、台湾书商买断版权，连港、台影视界也同忆文签订合同，一时成为商界的“红星”。

忆文武侠小说，内容曲折离奇，给予读者广大的幻想空间，尤其注重侠义理论与男女间的情感的谐调，被武侠界誉为金庸之后的又一位“侠坛”之星。

以作品内容而论，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古龙的小说则根本不写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忆文武侠，又和三位大师不同，他不写历史，也不像古龙写人生观，忆文特出的是，以写情为主，每一部小说，都以情事为首，最冲破旧的写作规律和框式结构，写出现代“红楼梦”中的武侠爱情故事。

当忆文先生告诉我，他写《慧剑断情丝》这部书的最后结局，整整写了三个多月，为书中的主人公“袁中笙”的爱情故事，掉了半天的眼泪，他还说不知如何落笔来完成这部最后的香艳“情系”。

至于描写武功，梁、金、古三位大宗师各有自己的风格。但忆文武功不同，他描写的功夫，没有一定的规律，他没有一招一式，也没有金庸小说那种神话中的奇功，有的只有一种功夫，他自称为香艳中的“情功”，在“情功”中最发扬自成一派的武功。

忆文武侠，其中涉及性与男女相欢的场面太多，为保住原著风格，虽作了一些删节，但仍有一些“限制节”描写。愿读者用艺术眼光去阅读观看。

武侠小说现在有这样的地位，都是侠坛宗师们努力创作的必然结果。武林有句名言，长江后浪推前浪，杰出的一代胜一代，这一点忆文小说中可以看见。

为了能使读者早点读到“忆文经典武侠”系列，远方出版社经过辛苦努力，终于隆重推出忆文四十多部武侠“爱情”故事。

为此，我代表作者深深感谢出版界的同仁，感谢阅读忆文武侠的侠迷朋友。因时间有限，书中有个别错误，请读者朋友们谅解，但愿能使忆文武侠，能成为你茶余饭后的好伴侣。

友人

1998年于香港希尔顿饭店

内容简介

青楼妓院是花花公子的消遣场所，出入这些场所的无非是些好色的酒肉之徒。

而在这个地方却来了个“呆子”，金陵城称他柳二呆。其实他并不是真正的呆子，他不爱说话，但学了一身奇异的武功，无人知道他师出何门。江南黑道盟主在这所妓院里被柳二呆一眨眼的功夫所杀，于是引起江湖轰动，黑道上一些有名的帮会纷纷出来为盟主报仇。

沈小蝶是位身怀绝技的美少女，为了寻找师父的遗体与二呆结伙到天山，但她身上有一张武林秘图在身，引起了黑道中人的注意，谣传这是一张寻宝的秘图，造成了武林中人的争夺目标，由于柳二呆的绝世武功和沈小蝶的冰雪聪明，一次次将那些黑道人物打得落花流水，最终将师父的遗骨带回故乡……。

目 录

(一剑光寒起书楼)

第一章	金粉秦淮	(1)
第二章	天香绝谷	(18)
第三章	人间地狱	(35)
第四章	剑拔弩张	(52)
第五章	声东击西	(70)
第六章	势不两立	(87)
第七章	宴无好宴	(104)
第八章	多事之秋	(124)
第九章	误上贼船	(144)
第十章	大江飞龙	(165)
第十一章	出水神龙	(185)
第十二章	狼狈为奸	(202)
第十三章	风云险恶	(219)
第十四章	烟飞灰灭	(236)
第十五章	盛名之累	(253)
第十六章	花花公子	(270)
第十七章	情海余波	(287)
第十八章	历劫归来	(305)

第一章 金粉秦淮

天香谷，雨花宫，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

多少年来，这个令人心醉神摇，也令人销魂的地方，一直在武林中谈论不休。

据说天香谷中众香如云，娇娥彩女，红衫翠袖，不但个个丰盈娇艳，温柔多情，更令人向往的是，每个人都有一身奇特的武功。

雨花仙子就是其中翘楚，管领群芳。

江湖传言，雨花仙子有种奇妙的偏方，伐毛洗髓，针灸兼施，可使武功速成，纵然一个普通平庸之材，也能在极短时间之内成为一流高手。

但这天香谷到底在那里？有谁去过？

以前几乎没有，如今好像有了一个，这个人就是一夕成名的金陵大侠柳二呆。

柳二呆本来是个白面书生，一个木头木脑的书呆子，想不到居然在元宵之夜，在秦淮河河畔的白玉楼，干出了一宗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宗事得从头说起。

今年元宵夜时，花市灯如画。

金陵为六朝帝王之都，火树银花，金吾不禁，秦淮河更是画舫如织，笙歌处处。

白玉楼是家酒楼，有醇酒，也有美人。

这些美人当然是秦淮名妓。

当年名噪一时的李香君、董小宛、卞玉京、柳如是、顾横波，虽是繁华事散，美人已化黄土，但秦淮风月永不寂寞，花国艳姬却一代代绽放奇葩。

有名花，当然少不了护花使者。

在金陵最负盛名的，要算四公子。

这四公子就是贺少章、孙翼、彭啸风、萧鸿举，四个人臭味相投，经常走马章台，风流自赏。

所结识的当然也是一流名妓。

其实，这四个人并非纨绔子弟，也不是浪得虚名，每个人都喝足了一肚子墨水，词章诗赋，一向脍炙人口，只不过承袭了历代文人的风流余绪，忘不了那种才子佳人“红袖添香”的蜜意柔情。

今夜元宵盛会，四公子当然不约而同到了白玉楼。

名闻遐迩的白玉楼，很少有对酒清谈的客人，尤其在这花月良宵，无非征歌选色。

四公子邀的却是几个红粉知己。

贺少章一向钟情于怡红院的沈小蝶，孙翼的老相好是翠云阁的薛盼盼，彭风和萧鸿举则分别选了五凤春的青凤和紫凤。

秦淮名妓一向不俗，不但精于音律，琵琶箫管样样拿手，就是诗酒唱和，也各擅胜场，尤其沈小蝶和薛盼盼，更是秦淮河畔的扫眉才子。

这时酒菜已上，四公子倚红偎翠，逸与遑飞。

孙翼目光四下一扫，忽然发现一宗奇事，咦了一声道：“这可新鲜。”

“怎么？”

“你们瞧瞧，那边是谁？”

那边是个蓝衫少年，独据墙角一席，四样小菜，一壶清酒，

寂寞地自斟自饮。

“原来是柳二呆。”贺少章也大感意外：“他怎么也到白玉楼来了？”

这口气好像柳二呆来不得白玉楼。

一只不解风情的呆头鹅，居然来到这种风花雪月的场所，孤烛对影，这有什么滋味？

“滑稽。”孙翼掉了一句词儿：“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也可能说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萧鸿举也接上了口。

“他不憔悴。”怡红院的沈小蝶忽然说。

“你怎么知道？”贺少章掉过头来。

“你们难道看不出？”沈小蝶道：“他神清气爽，悠然自得，哪里憔悴了？”

“对对对，不憔悴，不憔悴。”萧鸿举从善如流：“应该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不对，不对。”孙翼立刻纠正道：“这里分明是白玉楼，哪里是在花间，哪里有花？”

这个人也很呆，寓意即可，何必顶真？

“好了好了，别争这些。”贺少章笑道：“何不请他过来，以尽一夕之欢。”

“为什么？”

“金陵城里谁不知道，这柳二呆一向喜怒无常，高兴起来手舞足蹈，有说有笑，甚至拉住一个破庙里的臭叫花，也能谈得神采飞扬，上自唐尧，下至五代，没完没了，一旦发起怒来可够瞧的，两双白眼一翻，谁都不理不睬。”

众人齐都笑了。

“也不见得，他有时也用青眼看人。”薛盼盼用身子碰了碰

孙翼：“而且温文有礼。”

“你又知道了？”

“是的，我知道。”薛盼盼道：“至少这里有个人就请得动他。”

“是谁？”所有的目光一齐投了过来，只有怡红院的沈小蝶不响。

“我不敢说。”薛盼盼的脸红了。

“你说好了。”沈小蝶道：“是我对不对？”

“沈姐姐，这……”

这才是奇闻，此柳二呆突然出现在白玉楼更奇，秦淮河畔大红大紫的第一流名妓，居然和金陵城里一个书呆子攀上了交情。

“盼盼。”沈小蝶转向贺少章，微微一笑：“幸好贺公子还没打算娶我，要不然岂不被你砸了。”

薛盼盼的脸更红。

“哈哈，不要紧，不要紧。”贺少章大笑：“贺某人也凑不出十斛珍珠买琵琶呀！”

名士派头，胸怀豁达，他真的并不在意。

不过，他未免有点纳闷，沈小蝶怎么结识了柳二呆，难道这书呆子去过怡红院？

当然，纳闷的不只他一个，从孙翼、彭啸风、萧鸿举等三个人的眼神中都看得出，每个人都渴望知道这个秘密，但都没有勇气问出来。

沈小蝶却自己说了。

“柳公子并没有到过怡红院，我们只是偶尔相遇，一回在文德桥，一回在夫子庙。”她说：“在文德桥的那回，正好也有盼盼。”

薛盼盼点了点头。

“怎么认识的呢？”孙翼颇有兴趣。

“因为我们都不是默默无名的人。”沈小蝶笑笑说：“金陵城里有个柳二呆，秦淮河畔有个沈小蝶，他知道有我，我知道有他。”

“就是这样的么？”孙翼意犹未尽。

“怎么？孙公子觉得不够？”沈小蝶笑道：“若要仔细盘问，主审的该是贺公子。”

“这个……”孙翼碰了一鼻子灰。

“小蝶，看你这张小嘴巴。”贺少章笑道：“我也不须审问，倒要先罚。”

“罚？罚什么？”

“罚你把柳二呆请过来。”

“我请不动。”沈小蝶道：“我只在想，该不该过去敬他一杯。”

“好，你去。”

“真的？”沈小蝶嫣然一笑：“君子坦荡荡，贺公子就有这点好处，不吃飞醋。”

贺少章擎杯大笑。

沈小蝶满满斟了杯酒，正待起身，忽听一个尖细阴沉的声音叫道：“且慢。”

贺少章等所有在座之人，齐是一怔。

酒席筵前忽然出现了三个人。

为首的是个身穿丝缎长袍，外罩玄青团花马褂的中年文士。

这人衣着虽然十分考究，形貌却猥琐不堪，鹰勾鼻，尖下巴，两撇稀稀疏疏的眉毛下面，嵌着一双又细又小，一直滚动不停的黄眼珠。

形貌虽然不扬，神气却是活现。

更奇怪的是此刻春寒料峭，这人手中居然还握着柄描金摺扇。

“尊驾是……”贺少章一时摸不着头脑。

“白鹭洲齐大庄主正在东花厅宴客，”中年文士根本不理睬贺少章，目光转动，依次打从沈小蝶、薛盼盼、青凤和紫凤等四人身上一扫而过，道：“特派在下前来奉邀，以助酒兴。”

原来他是奉命而来，邀这四位秦淮名妓陪酒。

“你说什么？”孙翼第一个不耐。

“齐大庄主盛名赫赫，江南盟主，富可敌国，挥金如土，当赐必多。”中年文士更不理睬孙翼，却道：“四位姑娘这就起驾……”

“起什么驾？”孙翼大声问。

“哼，好笑，连起驾都不懂。”中年文士不屑的道：“就是跟我走。”

“跟你走？”孙翼霍地站了起来。

“怎么？”中年文士双目一抡：“你不服气？”

“我说不行。”孙翼脸红脖子粗，叫道：“哪有这种事……”

“有，今天就有。”中年文士冷笑。

“莫非你敢撒野？”

“正是如此。”只听唰的一声响，那柄描金摺扇有如孔雀开屏。摺扇一张一撩，一股劲风直撞过来，孙翼顿觉双目难睁，胸前挨了重重一击，一屁股跌坐在靠椅上。

咔嚓一声，靠椅断了。

贺少章等人吓了一跳，不禁脸色大变。

在金陵城里凭白下四公子的名头，虽然不是什么达官贵人，至少不会受人欺负，想不到今天却碰到了一宗怪事。

这好像秀才遇到了兵。

“哈哈，嘿嘿。”中年文士冷笑一声道：“区区也曾十载寒窗，苦读诗书，后来终于明白过来，全都被古人骗了，书中哪有黄金屋？书里哪有颜如玉？哼哼，你们这些臭穷酸……”

他晃了晃手中摺扇：“只有这上面才有。”

原来他也是个读书人，只因文章憎命，功名难成，觉得不如一身武功来得直截了当。

但他忽略了自己的一副尊容。

此刻孙翼倒在地上，哎哟连声，其余贺少章、彭啸风、萧鸿举，你看我，我看你，都吓白了脸。

“你也念过书？”沈小蝶却很镇定。

“是的，枉费了十载光阴。”中年文士道：“所以才知道百无一用是书生，改行学剑……”

“好像也不曾出人头地？”沈小蝶嘴角一晒。

“这个……”中年文士呆了一呆，蓦地目光一抡：“你就是秦淮花魁沈小蝶吗？”

“不错，我是沈小蝶，却不是什么花魁。”

“好，好，真个是倾国之容，倾城之貌。”中年文士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板牙：“在下申不雨，南海之鄙人也……”果然是念过书的，出口颇有文气。

“你既是读书人就该讲理。”

“讲理？哈哈。”申不雨道：“此刻还讲什么理，白玉楼上只许谈风月。”他盯着沈小蝶，一脸邪笑。

“哼。”

“别闹别扭，快走吧。”申不雨道：“齐大庄主只怕等得不耐烦了。”

沈小蝶没理。

“她要是不走呢？”忽然有个人走了过来。

这个人居然是柳二呆。

他虽然是个书生，却没进过考场；当然也不曾名列金榜，倒是他的呆名，金陵城里无人不知。

“你是谁？”申不雨怔了一下。

“我也是个臭穷酸。”柳二呆嘻嘻一笑：“你读书不成学剑，学剑又不成，于是学会了当狗腿子，居然在这白玉楼摆起威风来了。”

这好像不是一个呆子说出的话，莫非天才与白痴当真所差无几？

他到底是真呆还是假呆？

眼看四公子之一的孙翼倒在地上，其余的三公子一个个惊慌失措，连大气都不敢吭一声，他一个绝不相干的人竟然挺身而出，这难道算是聪明？

“你也是个臭穷酸？”

“是的，比他们还臭。”柳二呆道：“文章臭，人也很臭。”

“你倒很会取笑自己。”

“因为我很呆。”

“呆？”申不雨双目一闪：“你是柳二呆？”

这是料想不到的事，居然连他也知道金陵城在有个柳二呆，柳二呆的名字居然如此响亮。

“不错，我就是。”

“有道是聋子不怕雷，你这个呆子当然不知道厉害。”申不雨道：“好，申爷放你一马，快走，别在这里碍手碍脚，万一惹得申爷火起……”

“最好是你走。”

“我走？”

“对，你若是回头就走，别再打扰白下四公子，”柳二呆冷冷道：“我也可以放你一马。”

“你说什么？”申不雨只当听错了话。

“我叫你走。”柳二呆沉声道：“要不然用滚也可以。”

“嘿嘿，这倒滑稽。”申不雨阴恻恻一声冷笑：“我只当你是个呆子，原来还是个疯子。”

“是的。”柳二呆居然承认：“疯疯颠颠本来就跟呆子差不多。”

“不要紧。”申不雨脸色一沉：“申爷会治疯病。”忽然摺扇一张，登时劲飏狂作，直朝柳二呆兜胸撞了过来。

他口说学剑，惯用的却是这柄描金摺扇。

而且在这柄摺扇上显然经过一番苦练，挥扇吐劲，颇见功力。

当然，他并没把面前这个书呆子放在眼里，他深深知道，读书人都有几分狂态，书越是读得多，越爱装模作样，甚至笑傲王侯。

等到吃了大亏，照样摇尾乞怜。

所以他摺扇一挥，走的还是刚才对付孙翼的老路子，只不过真力聚凝，暗暗加了两成。

他觉得这个书呆子胆敢出言不逊，应该加重惩罚。

那知一招方出，忽然觉得手腕一麻，似是被几道钢箍紧紧扣住。

他的腕脉就像蛇的七寸，顿时劲力全失。

他骇然一震，只听柳二呆冷冷道：“别献殷勤，又不是六月三伏天，谁要你来打扇？”

他居然扣住了申不雨的手腕，还在加劲。

“哎哟……哎哟……你……”申不雨额头上冒出了冷汗，叫